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十

曾元弼學

盤庚^上第六

商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釋曰盤庚陽甲之弟。於湯為十世孫。於祖乙為曾孫。祖乙由相避河患而遷於耿。耿又為河所圯。祖乙賢君。當早思患預防。耿圯或未甚。故可不徙而勤政治。河為民捍患。遂成富庶。數世賴之。然地近大河。一或失修。潰決可虞。陽甲末年。盤庚以介弟賢能為凡所任。當時河務益漸廢弛。盤庚言於陽甲。謀徙都以便治河。去朝不及夕之危。為一勞永

逸之計。且居湯之舊都。修先王之政。革末俗之敝。常人之情。能見已然而不能見將然。以為河未決而徙河都。無故擾民。且溺於當時居耿奢侈之習。晏安鴟毒。動浮言以惑愚民。故盤庚極陳利害以告之。上篇自盤庚佐陽甲告貴戚大臣以當遷之辭。中篇自陽甲崩盤庚遷即位後發令決遷之辭。下篇是既遷後告邦伯師長綏衆之辭。君舉必書。當時史官蓋各錄為一篇。至盤庚崩。百姓思盤庚乃集合其辭。總題為盤庚三篇。呂覽說武王克商問殷民何欲。曰欲修盤庚之政。則民之思盤庚可。

知史記與書序及今古文各家說並無異義。近儒妄生曲見。殊無足取。餘詳序。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

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祖

乙。故繼之于上。累之。祖乙為湯元孫之孫。二字原脫

世也。又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祖乙居

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馬。至陽甲立。

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湯盤庚為

臣時事。中篇既下篇是盤庚為君時事。國學紀聞

云馬氏曰。盤庚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詰

何。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

釋文盤漢石經作般。三蒼云。適悅也。一切經音義引

釋曰

盤庚遷於殷。此句總領三篇之辭。言盤庚之遷於殷也。其初民不悅。有新居。中篇云。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此時乃實行遷都。則上篇首句為領下之辭。非當時之事。甚明。且此篇為盤庚為臣時作。江氏云。經云。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是盤庚之言也。下云。王命眾。悉至于庭。則是盤庚傳王命。其下王若曰云云。並是盤庚述王言也。案盤庚為陽甲定遷都之謀。而稱王若曰。以命眾。此所謂嘉謀嘉猷。

告君于内。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吾君之德。於義甚當。而焦氏乃以譏鄭。亦甚誣矣。民不適有居。即序所云民咨胥怨也。鄭云盤庚以五遷繼湯者。為以五遷之後。復湯之舊都也。云篇次祖乙。故繼之者。祖乙。後更數王。乃至盤庚。以書之次序。祖乙。後惟有盤庚。故以盤庚繼之。云于上累之。謂自上重累數之。祖乙為湯玄孫之孫。是七世。又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者。祖乙之下。復有盤庚之祖。及父通連盤庚數之。則十世矣。此注文句頗艱澀。疑疏引^字更有參錯。要其大意不誤。云祖乙

居耿後奢侈踰禮。舊說謂祖辛以後奢侈踰禮。民習染成俗。故不樂遷都改化也。商家皆以甲乙為號。非即王名。盤庚與河亶甲祖乙皆以王號為書名。其書蓋皆誥體。史省言誥耳。馬氏以盤庚徒而有功。更出一義。亦可。盤殷古字通。

率籲眾戚出矢言

箋云。感說文作戚。曰。籲呼也。商書曰。率籲眾戚。部
矢陳也。釋易晉卦虞說。矢古誓字。誓信也。史遷說
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釋**曰。率。孫氏以為率之借。
愚謂或悉之借。悉。籲眾戚。謂盡呼眾貴戚也。孟子

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衆戚者民觀聽所繫。民所以不樂遷者。由衆戚以言消惑之。故盡呼衆戚。出信言。剴切曉諭。使之開悟。此第一節。敘事緣起。至底綏四方。為第一章。諭衆戚以遷都大意。凡四節。此第一節。序事緣起。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箋云

爰於

釋宅居

釋茲此也

劉說文作鋤云殺

也。金胥相也。

釋

匡猶救也。

杜注稽說文作叶。曰叶卜

以決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周禮太卜。國大遷則
貞龜。釋曰此經曰字。盤庚承王命先以己意曉諭
眾戚之言也。我王謂祖乙也。盤庚為祖乙曾孫。不
曰我祖而曰我王。天子諸侯之子孫稱其祖若父
皆曰君曰王也。此謂取也時盤庚尚為臣。故曰我
王也。此謂取也言我王之來。既於爾時宅於此地方。其由舊
都而遷也。乃因為水所圯。重我民命。毋使盡為水
所殺。不能相救。以生當時於卜考之曰其柰何。天
之立君以保民命。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
之也。民將死於水而君不能救之以生。則是上慢

踐下也。與己殺之無異。故汲汲謀徙而又不敢自專。必於卜考之中篇所謂視民利用遷。下篇所謂帛由靈各非敢違卜也。此述祖乙由相遷耿之意。江氏則以重我民無盡劉屬祖乙。以不能胥匡以生而居屬盤庚時云。重厚錫殺也。言我王來居于此。有善政以厚民生。雖有水患。不害於民。無盡殺也。今民蕩析離居。不能互相救以生。勢不可不遷矣。于是卜之於卜。曰其柰何哉。如台。猶柰何。蓋問龜之詞。亦通。則祖乙防河庇民之政。日久寢衰。有汲汲可危之勢。故盤庚先事而預防也。此第二節。

述祖乙遷都之事。以起下文。明遷都本為救民。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
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
烈。

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器相耿為五。疏云馬氏曰五

邦。謂商上亳器相耿也。釋服事恪敬寧安也。註邑邦

國也。說文周無矧況克能。詳列業也。註釋曰上言

祖乙慎重民命。遷都以救民生。考卜以觀天意。言

我先王有事。皆敬謹奉承天命。如此猶不常安。不

其邑居。自成湯以來。於今五邦矣。不常寧有二義。

一為災變猝至。不得常安。一為救民避災。不敢苟

安。五邦鄭謂商亳諸相耿。商即契所封地。馬以

為商丘則相土所居地。鄭說是。商今陝西商州。商

丘今河南商丘縣。亳今河南偃師縣。囂今河南蔡

陽縣。相今河南內黃縣。耿今山西河津縣。先王敬

天勤民如此。今若不承繼于古。則是貪天之禍。不

知天之將斷絕汝命。地本當圯。岌岌可危。一旦潰

決。民盡為魚。無遠慮而迫近憂于此。尚無知。況曰

其能從先王之大業乎。夫莫之為而為者天也。其

之致而至者命也。水旱之災。時數使然。天命也。作

有聖人出。

君作師。為民禦災捍患。亦天命也。民之無祿。災患將至。天必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此天心之仁也。賢聖之君作民父母。如保赤子。惟其疾之憂。體天心以拯民命。此聖人所以贊天地之化育也。此篇救民之意。至為懇惻。五誥可以觀仁。讀者^{陽反}正當於此觀之。勿以為佶屈聱牙而不深察也。江氏謂五邦非即五遷。五邦當如馬鄭說。不數盤庚遷殷。故下世稱今不承于古云云。五遷則據湯遷偃師至盤庚遷殷為五。故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謂以第五遷繼湯治亳也。或然。此第三節言堯先王皆

順天命以極民命。今不可不承之。

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箋云。蘖。馬作枿。曰顛木而肄生曰枿。釋文。廣雅。顛倒

也。釋由。蘖說文作𣎵。枿。曰𣎵。木生條也。从弓。由聲。

商書曰。若顛木之有𣎵。枿。古文言由枿。弓部。又作𣎵

𣎵。曰𣎵。伐木餘也。从木。獻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

𣎵。𣎵。或从木。薛聲。不古文𣎵。从木。無頭。𣎵亦古

文𣎵。木部永。長。紹。繼。綏。安也。釋曰。顛。本人頂之稱。

木頂曰頂。音同。相假借。顛。謂最高之處。高者危地。

故引申為顛仆之義。易曰：大過顛也。說文：植，木頂

也。一曰仆木也。顛木謂斷伐顛仆之木。由藥者，斬

而復生之萌牙。所謂條肄也。粵，正字。由借字。據說

文細推。此經蓋今文作粵櫨。古文作由不。藥為櫨

之異體。梓為不之異體。枅為梓之轉寫變體。疑壁

中古文作不。孔君以不字罕用，易為梓。又變為枅。

許言古文言由枅。枅蓋梓之誤。今本作藥。或兼用

今文字。官見上言不承于古，則罔知天之斷命。今順天

命而遷，救民出死入生。譬若顛木之有枝條萌牙。

天其引長我命于此新邑。庶幾繼復先王之大業。

致安四方乎。底致也。致行之至也。此章大意言遷都。以救民生。祈天永命。紹復祖業。為三篇提綱。

此第四節言遷都之善。以上第一章。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毋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于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敕以無伏之疏。箋云馬氏曰箴諫也。釋文史遷

說為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法則可修。說

文曰。數覺悟也。部釋曰。自此至篇末。言使羣臣屬

萬民至王廷。盤庚贊王出命。命羣臣毋或傲惰。以

浮言誤民。當出力以贊大猷。文多約分二章。自非
有咎以上為第二章。凡四節。此并下王命衆句為
一節。江氏云。數覺悟也。覺悟于民。不能家諭而戶
說之。必由乃在位之臣以致之。故下敕其毋或敢
伏小人之箴。周禮有小司寇致萬民而詢之事。以
用也。舊服故事。謂詢衆庶之事也。用有常之故事
正其法度。周禮鄉大夫職云。國大詢于衆庶。則各
率其鄉之衆寡而致于朝。又小司寇職云。掌外朝
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二曰詢國遷。是遷國必詢
衆庶。周制也。箕子說鴻範稽疑言謀及庶民。則商

家制^之每有大事必詢衆庶。與周禮同。盤庚之前以

有四遷。必皆有詢衆庶之事。此言以常舊服。是用

先世遷國詢衆庶之故事也。孫氏云。正謂脩正之

以史公云成湯法則可脩為約此文。如孫說則以

上舊服正法度。為遷都後去奢從儉張本。非獨如

詢衆庶故事而已。蓋耿都奢侈踰禮。世家大族

積習相沿。豪民效尤。而貧窮老弱困厄無告。下情

不能上通。在位者狃泰侈之樂。安危利災。不願去

故取新。故盤庚曉諭羣臣以及百姓。以成湯舊事

脩正法度。變踰侈之俗。達窮民之隱。即用詢國遷

以致萬民。而先諭在位羣臣曰。毋或敢隱伏小人

之所欲箴諫者。於是以王命召眾至廷。對眾以命

在位。使上下共聞之。江氏云。箴是箴規。猶治病之

箴砭。故訓諫。鄭序注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

樂徙。此注云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于王者。

蔡氏沈書經集傳云。耿地漏鹵墊隘。而有沃饒之

利。故小民苦於蕩析離居。而巨室則總于貨寶。惟

不利於小民而利於巨室。故巨室不悅而胥動浮

言。小民眩於利害亦相與咨怨。間有能審利害之

實而欲遷者。則又往往為在位者之所排擊阻難。

不能自達於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自在位始。而其所以教在位者。亦非作為一切之法以整齊之。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而已。然所以正法度者。亦非有他焉。惟曰使在位之臣無或敢伏小人之所箴規焉耳。蓋小民患瀉鹵墊隘。有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汝毋得遏絕而使不得自達也。案蔡說正足會通鄭君兩注之意。常舊服謂先王舊法。帝告篇所謂施章乃服明上下是也。遷都故事亦在其中。小人之攸箴謂奢侈踰禮窮民所苦。瀉鹵墊隘不安厥居。願遷可知。將遷

都去奢從儉。而先以舊服正法度。猶孔子將革獵較之俗。而先簿正祭器也。下云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則當時老弱窮民。失其所而欲言於王。可知矣。黷貨奢侈之為民害。至今日而極。吁可痛已。

王命眾。卷至于庭。

箋云

悉盡也。

周禮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

而詢焉。

二曰詢國遷。

釋曰

江氏云。王命陽甲之

命。廷外朝也。盤庚傳。王命宣眾。悉至外朝。將詢之也。孫氏云。廷者。朝中也。命眾至於廷。則民箴

無敢伏矣。案盤庚既敕在位無敢伏小人之箴。即傳王命命眾至廷。此第二章第一節為將詢萬民發端。

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箋云格來。

釋言猷道。釋詁黜去。

廣雅傲慢。康安也。

釋格或誤作裕。白虎通號篇。釋曰此以下盤庚贊王命眾之辭。

王謂陽甲也。上言盤庚黜于民。曰毋或敢伏小人之攸箴。此言王若曰。猶多士稱周公告商王吉。

下云王若曰。多方云周公曰。王若曰。皆代王敕命也。若順也。凡書內殷勤委曲慎重懇惻之辭。發首

多稱若曰。蓋和順道德以為言。所以令順民心。言順而事成也。古人最重順字。書謂之若。故虞夏書稱若稽古。稱疇若。商周書稱若曰。若曰。猶善言也。盤庚述王言。來汝眾。予告汝以訓民之道。汝當以道去汝之邪心。無傲慢而從苟安。孫氏讀予告汝句。訓汝猷句。謂訓汝以道。黜乃心句。亦通。白虎通引格作裕。形近而誤。皮氏據方言。裕猷道也之文。訓裕汝眾。謂導汝眾。然經言格者多矣。不聞今文他處有異字。皮說非。此第二節。命眾發端之辭。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

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箋云圖謀也。

釋

詒播壁中古文譌。

說文。譌也从言番聲。商

書曰。王譌告之。

言

匿隱。

廣雅。釋訪。

丕大欽敬。

釋

逸過也。

言

釋曰

此所命皆舊有位世臣。故首舉先王任舊

人之事以曉諭之。古猶昔也。江氏云。先王舊任舊

人共治其政。王敷告之以所當為。舊人修明之。不

隱匿其情意。王用是大敬之。言君臣一德一心也。

是故令行於下。無有過言。民用是大變從化。案指

同愾意也。

言舊人承王命而修治之。獻可替否。竭

忠以成上美。令行於下。務宣上德達民隱。上下一

忠以成上美。令行於下。務宣上德達民隱。上下一

氣清明
以成政化。諸訓敷正字。播借字。通訓布。敷布同義。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聒讀如聒耳之聒。聒聒難告之貌。疏箋云馬聒

聒拒善自用之意。文釋說文作𦔻。曰𦔻拒。據釋善

自用之意也。从心𦔻聲。𦔻古文从耳。部釋曰先王

與舊人共政如此。今汝皆舊人之後也。乃聒聒然

拒善自用。若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者。謹謹動浮

言。起險詖膚受之辭。以惑民聽。而使之信。予弗

知汝所爭辯者何事。蓋上弗以情告君。下以虛辭

誑民。誑張為幻不可知也。江氏云。起造言也。信讀
當為引而信之之信。信申說也。造為險詖膚浮之
語而申說之。無以所謂膚動以浮言也。亦通。殷氏
以𪛗為古文尚書字。𪛗為壁中古文文字。案此蓋孔
君以今文讀古文易𪛗為𪛗。後改作聒。孫氏則以
聒為𪛗之省。鄭云讀如聒耳之聒。擬其音而義亦
近。孫云為謹語以拒人言。故難告。此第二節言
先王與舊人一德而今不然。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

箋云含。蓋今文作舍。史遷說舍而弗勉。何以成德。

荒廢亂也

詩德
蟬箋

惕敬也

說文
心部

今文作施。白虎通曰。

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臣下謂之一人何。亦所以

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

耳。故尚書曰不施予一人。

號

釋曰江氏云。茲德茲

君臣一德也。言先王與舊人一德。今予與汝不能

然。非予自廢此德也。惟汝秉含惡德。不敬我一人

耳。案惕从易聲。與施聲近字變。其說因異。含德孫

氏謂據史記則今文作舍德。不施予一人。倒句法。

言惟汝舍茲德不為予一人施於民。下云汝克黜

乃心施實德于民。正與此反覆相明。言不宣上德

乃心施實德于民。正與此反覆相明。言不宣上德

於下也。此稱予一人。乃自上臨下之辭。惕施字雖異。而其為臣下當奉令承教則同。故白虎通云然。君臣主敬。王用丕欽。上之所以禮下也。不惕予一人。則君臣之義且素。而姦宄將作矣。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箋云周禮司燿鄭氏說燿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熱為觀。則燿火為熱火與。拙壁中古文作拙。說文曰。拙。火不。有。不。字。引。光。也。从。火。出。聲。商書曰。予亦拙謀。讀若巧拙之拙。拙。大。作。使。也。鄉射。禮。注。釋。曰。此二句。釋文正義皆不言馬鄭有異字異義。

疑真孔古文說與偽孔略同。言汝雖匿情不救我命。我灼見汝情。有若視火。要亦我之不善謀。使汝開悟心服。致_此過差耳。蓋以責人者責己。故下文又詳悉申命之。說文作𤇀者。古文假借字。孔君以音同字易為拙。若然。鄭司燿注引此經。予若觀_火。證以燕俗語。湯熱為觀。云燿火為熱火者。鄭注禮在前。注書在後。禮注蓋用今文說。此經觀火。蓋今文解同燕俗語之觀。熱太猶火熱也。言我憂念民患如火熱然。詩所謂憂心如焚。莊子所謂內熱焚和。𤇀者含忍不發如火之鬱鬱。予亦𤇀謀作乃逸。言我

亦降心含忍與汝謀。為汝永久安逸之計。孫氏云
謂如燿火之不用其光。言無赫赫之威。作為也。逸
安也。言謀為汝安居耳。案如此解。則與中篇予豈
汝威用奉畜汝眾。語意相表裏。亦善。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箋云

綱維紘繩也。

說文張之為綱。理之為紀。

詩棧

說文曰。紊亂也。从糸文聲。商書曰。有條而不紊。

糸部

服治也。

說文又部。及字義服同。及

應劭說。農夫服田。厲其膂力。

乃有秋收也。

漢書成

釋曰此承上文而設喻。明君

臣一德。盡力為民。乃有成功。孫氏云。言汝當從我。

教令若網之有綱。綱舉而紀不亂。若農之治田。用力當事。乃有秋收。案網之目。統於綱。喻不可冒上而取險。膚力當乃有秋。喻不可從康而貽民害。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箋云克能也。

釋

曰承上不吝有秋而言。江氏云。

丕讀曰不。言汝能黜去汝傲慢從康之心。施實德于民。以至於婚姻僚友。俾得遷於樂土。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乎。孫氏云。時諸臣之不欲遷居者。方自謂有積德于民。于婚友皆虛言也。案孫以丕為

詞。是發語聲。無義。施實德于民。與上舍德不施予
一人。反覆相明。言為予施實德。無動浮言也。施實
德。謂明上所修正先王之法度。教民去奢從儉。達
窮民所苦。曉以去危就安一策。永逸之道。以各保
其身家。是真有積德於民矣。抑此句。與予亦拙謀
作乃逸句相應。上言憂國隱忍。以為汝安逸計。汝
若能如此。吾大乃敢暢言汝有積德矣。獎勵之辭。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
越其固有泰稷。

昏讀為敬。敬勉也。疏

箋云戎大。釋毒害。說文。邇近。

也。釋越本亦又作粵。釋文于也。釋曰遠謂民通謂

婚友上勉其施實德。若反是而傲慢從康。乃不懼大害於遠近之人。謂水患猝至。並受其禍也。禍將至而不預防。如惰農之自安。不勉作勞。不治田畝。於後其無有黍稷矣。鄭讀昏。昏訓勉。史記所謂舍而弗勉也。固有黍稷。喻無以成德也。經作昏。鄭讀為啟。昏从氏省。啟以昏為聲。說文云冒也。又有啟字。以民為聲。云彊也。昏聲民聲相近。爾雅釋詁。昏。啟強也。依說文則啟當作啟。爾雅二字俱訓強。則皆為啟之借。鄭讀昏為啟。訓勉。則假啟為啟。與

爾雅同。今本繕寫清譌。略正之如此。此第四節。

反覆申無傲從康之戒。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茲究。以自
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箋云吉喜也。

口說文奉承也。

說文恫痛也。

釋悔身漢

石經身作命。

不和吉言于百姓。

釋曰

此一節極言起信險虐之害。汝

不和吉言于百姓。此倒句法。言汝不以善言和於

百姓。使之曉諭。百姓謂百官下及萬民。堯典辯章

百姓。謂百官。百姓不親。謂萬民。是人民通稱百姓。

不和吉言。即下文所謂先惡于民。胥動浮言。如此

惟汝自生毒害。蓋戎毒于遠邇。即以自毒。乃至敗
禍姦宄。自害其身。敗禍謂水患猝至。姦宄謂民心
清感激成變端。國法不容。罪有所歸。是自災害其
身。先猶導也。言汝既以惡導民。乃自承其禍痛。災
及其身。汝悔將何及乎。石經身作命。言悔命之不
永也。孫氏以敗為露。引魯語竊寶者為軌。用軌之
財者為姦。蓋謂縱于貨寶之人。取豪民賄賂以阻
撓大計。卒致人心怨毒。敗露觸罪。或一義。當時官
邪已不免如此。至今日而饕餮偏地。民不聊生。極矣。
相視憊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子制乃短


長之命

箋云馬氏曰相視也。儉，儉利，小小見事之人也。文釋


儉，壁中古文作。說文曰：愚疾利口也。商書二原字誤

作一詩字曰：相時愚民。又曰：儉。儉段云蓋險字之誤。諛也。依段改

儉，利予上。五字衍馬立政注無此二字倭人也。从心，僉聲。部石

經儉作。釋曰：時是也。說文訓愚為利疾口疾同

捷。謂捷給利口之倭人。與險諛義近。馬云儉利儉

同。纖猶今人云尖利。孫氏謂壁中古文作。孔君

易為儉。冊僉聲轉。段氏謂从冊當作刪聲。刪散聲

近。儉民見小利口之人。散民無知凡民。義並通。然

古文義為長。顧念也。箴言箴刺之善言。逸曰。江氏引孝經以為口過是也。短長之命。諸家說皆非。孫說近之。而亦未確。上文云。罔知天之斷命。是短也。又云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是長也。制短長之命。謂設法以引短者而使之長。思患預防。去害就利是也。言我視是險誅之民。猶相顧念於箴規之言。恐其發言而有口過。以是貽患。況予權衡于汝短長之命。而為制以救汝生。豈但如尋常箴言而汝弗顧乎。

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

原不可嚮通其猶可撲滅則惟汝畧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箋云曷何也

說文

燎放火也

火馬氏曰靖晏也文

春秋傳曰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

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通其

猶可撲滅

又莊十二年左傳

釋曰恐恐獨也沈沈溺也

猶孟子云陷溺言予為永汝命計汝不欲遷何不

以情告我商權利害予非以言其予建為樂但求

胥匡以生汝乃弗知而相煽動以浮言恐獨陷溺

於眾民天災人禍之易至若大燎原不可嚮近其

猶可撲滅乎。江氏云。言不可撲滅。以喻長惡不悛。
為禍滋大。不可遏止也。靖和也。言禍不可遏。則惟
爾眾自為不和所致。非我有過咎也。案馬訓靖為
安。孫引韓詩訓靖為善。義皆近。左傳兩引書。皆有
惡之易也四字。段氏以約先惡于民以下之文。古
人引書每有約文。其說甚是。江氏以此四字增入
經文。非。如若義同。此第四節。極言胥動浮言之
害。以上第二章。戒諸臣不可傲慢偷安。惑眾以取
禍。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遲任古之賢史。

疏

箋云馬氏曰遲任古老成人。

文釋

遲或作遲。集韻曰。遲任古賢人。書遲任有言。

六人

惟求舊。漢石經惟作維。無求字。下求作殺。

釋曰

上

既極言起信險膚之害。此以下承先王圖任舊人

而深訓勉之。為第三章此第一節。遲任古之賢史。

古史官多擇有德行文學者為之。自蒼頡肇開文

教。其後若伯夷。遲任。史逸。伯陽父。內史過等。皆盛

德上賢。既沒其言立。遲任或疑即周任。遲者據說

文係遲之或體。江氏云。引此言此者。明用人當用

舊臣。故我不絕爾善。用器則不然。舊則當更新者。

以喻國邑圯毀當徙新邑也。段氏曰。今文尚書惟作維。舊上無求字。求作殺。古爰爰通用。殺即救。救即求字。周官古書正曰。景救地中。杜子春云。救讀為求。是也。陳氏曰。風俗通窮通篇。書曰。人惟求舊。應劭王朗引書人惟下多一求字。與石經異。蓋三家之本亦或小有不同耳。此第一節。引古語起下文。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

箋云暨及與也。勤勞也。釋史遷說昔我后高成湯

逸作肆。晉書司空又作肆。中鼎。

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敢。五經異義引作不敢。詩

疏王釋曰言昔我先王與汝之祖父相與勞逸共其

甘苦以治天下。汝等皆勲舊世臣。與國家恩義深

重。我上體先王之心。其敢輒用非罰罰汝乎。肆罰

謂罰之不當者。故汝雖胥動浮言。今不汝咎而訓

汝。猷。非罰謂罰之不當者。逸作肆。蓋今文肆亦勞。謂勲勞事。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

予享之。

大享。謂烝嘗也。周禮夏官箋云周禮司勲曰凡有

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大烝。鄭氏說。生則書

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于祫先王祭之。
般庚告于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
予享之。掩或作奔。釋文此一義大傳說古者諸侯始
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
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
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以祠其始。世世
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
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五經異義引
掩作絕。此又一義。釋曰言自先王以來。世世選擇
爾之賢勞者而尊顯之。予不掩蔽爾之善。上文所

謂大言汝有積德也。茲予每大享祭于先王。爾祖其相從配享之。君臣一體。家國休戚同也。鄭以大享為烝嘗。據周禮為義。烝嘗同類。秋冬備物。較祠祠為盛。故曰大享。孔疏謂烝嘗尚有功臣配祭。則禘祫可知。何氏公羊注謂禘有功臣配。會祫則無。鄭義恐不然。此古文說。謂享先王則兼及功臣也。大傳及五經異義。不掩作不絕。謂子孫雖有不善。而不絕其先人之善。故天子享先王之時。諸臣皆永得享祠也。此今文說。相兼乃具。

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箋云鴻範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釋**曰江氏云。鴻

範威福對言。此作福作裁亦對言。作裁猶言作威

也。威福之加。必當功。我不敢輒以非罰罰汝。亦

不敢輒以非德賞汝。勉其效法祖父之勤勞也。孫氏

則云。汝之福裁皆由自作。祭統云。古者於禘也。發爵

賜服。非德謂發爵賜服之不當者。亦通。賞罰之加

皆其自取。一秉至公。遠邇皆然。況我於先王舊臣

之後。而敢有私乎。此第三節。明舊臣當與國同

休戚。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我告汝于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為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己心度之。可施于彼然後出之。疏箋云禮既夕志矢鄭氏說志猶擬也。書云若射之有志。釋曰予告汝于難。此倒句法。言我以我心之難告於汝。若射者張弓挾矢。志在所射。必擬度可中然後發。為政亦然。必精心審度盡善無失然後行。我祈永明于茲新邑。紹先王大業。計之熟矣。非粹遽從事也。江氏述為習射志矢惠氏說讀志為志矢之志。為行政得其平。志矢名義本與此同。鄭義足該之。孟子亦云必志於穀。

汝無老侮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

老弱皆輕忽之意也。疏云漢石經無老作毋翁。

弱作流。唐石經老侮作今本作侮老。釋曰言我審計

熟慮以定遷都之計。老年盛德之人見事理明。幼

稚困苦之人求匡以生。都有箴言以遷為善。汝無

以為老耄無知而侮之。無以為卑弱不足數而孤

之。孤謂不與之也。齒當敬老慈幼使得其所。各長育

于其新居。段氏云。漢書趙充國傳。時充國年七十

餘。上老之。此老侮之解也。臧氏堂鑄曰。左傳宋華閱

卒。華臣弱臯比之室。杜注。弱侵易之。此弱孤有幼

孟子引之云。老侮與弱孤對。弱孤猶弱寡也。

之解也。今文作俞侮。俞侮猶狎侮也。俞蓋狎之借。

弱作流。孫氏引鄉飲酒義注云。流猶失禮也。亦輕

易之意。

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箋云作為。言猷謀也。**釋曰**言汝當順小人之攸

箴。使各遂其生。勉出汝力。贊我之謀。此第三節。

勗以出力贊助善謀。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眾。

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漢書王嘉傳

箋云彰明也。廣雅國語引經邦作國。惟上皆有則

字有佚。罰作是有逸罰。韋氏云。臧善也。國俗之善則惟汝眾歸功于下也。逸過也。罰猶罪也。國俗之不善則惟予一人是我有過也。言其罪當在我也。

釋曰此承予一人作猷而言。孫氏以遠為諸侯近臣。

愚謂遠為凡民近謂貴戚。用罪罰也。用德賞也。

依猶誅也。用罰誅其當死者。罰當其罪不敢動用。

非罰。成湯所謂有罪不敢赦也。用德顯明其善。

賞當其德不敢動用非德。成湯所謂帝臣不蔽。

也。賞善罰惡惡。秉至公。遐邇一體無偏陂。爾等當

出力助予。惟利民是務。今遷都善治國之臧。惟汝

眾出力之功。若其不臧。惟予一人有過舉之罰。成
湯所謂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也。彰。漢書王嘉傳引作章。後漢濟北惠王傳引作
彰。彰。章字通。逸。佚字通。凡王者治天下。必開誠心
布公道。舉天下大事。必與人共其功。而自執其咎。
然後能濟。觀於此經可見矣。章注以國俗言。正合
盤庚去奢從儉之意。此第四節。舉遷都善治之
要。以勸勵諸臣。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
度乃心。罰及爾身。弗可悔。

箋云漢石經恭作共。度乃作度爾。共具。釋齊整也。

廣雅度一作渡。

釋文案說文曰。敗。閉也。

反部。釋曰。

言凡爾眾臣。其惟致我之命。告於民。上所謂予告。

汝訓也。自今至後。各共具爾職事。整齊爾列位。敗。

塞浮。汝言。若復不悛。先惡於民。則罰及爾身。弗可。

悔矣。江氏云。示以梗令。則有罰。儆懼之。

此第五

此第五

節。今眾戚宣布上命於至庭之民。舍其胥動浮言。

此第五

之惡。而勉以出力後效。以上第三章。勉諸臣與。

國為體。以助利民善治。上章所謂施實德也。

(二)

則十世矣當改則自湯而下父子相繼凡十世矣
要其大意不誤下當加或又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
十一字當為又加祖乙之子孫通曾孫盤庚十二字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十一

曹元弼學

盤庚中第七 商書二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今文夏侯本盤庚三篇直接。無上中下之目。中下篇首皆空一字。歐陽本分三篇同古文。**釋曰**鄭君以中下二篇為盤庚為君時作。蓋盤庚為臣時已定遷都大計。承陽甲命。晚告責戚大臣以及萬民。而茲事體大。必俟眾志漸明利害。浮言不能震驚。然後措正施行。至陽甲崩。盤庚立。為時已久。眾情曉喻者多。於是決以民遷。猶有未盡率教者。

更懇惻告之作此篇。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作渡河之具。

疏釋曰

江氏云。作謂造作舟楫。孫氏云。

涉渡也。耿在河北。殷在河南。案此舟楫既具。遷都將

發行時也。凡遷都者。公卿大夫百官府從王耳。民不

必盡徙。惟殷家徙器徙相徙耿。皆為避水害。則必

胥其民徙之。盤庚思患預防。未及潰決而預以民

遷。所謂視民利用遷也。貴戚宴安鴆毒。愚民無知

畏難。恐操切從事。欲利民而適以擾民。故申切告

戒。周密布置。然後乃遷。子夏所謂君子信而後勞

其民。孟子所謂以佚道使民也。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

箋云馬氏亶作單。曰話告也。言也。單誠也。**文釋**

釋曰

遷都將發。恐民猶有不循教者。乃會合而以善言告之。說文話會合善言也。籀文作譚。誕大也。亶誠也。馬作單。音近字通。此二句乃全篇要領。自用奉畜汝眾以上。言遷都實為救民。是以善言話民之弗率也。自予念我先神后以下。言己不敢失政虐民。高后實鑒之。眾民當共體此意。與上同心。以毋負其先人。所謂誕告用亶也。

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箋云馬氏曰。造為也。

釋

釋曰。造至也。

勿褻。肅敬不

弗

弗

敢褻狎也。

勿弗通。

言眾皆至而肅敬在于王庭。

盤

庚乃升進其民而告之。

馬云。造為者。即鄭所云造

作舟楫之具。

言眾皆聽從出力也。

登進。謂傳令使

舟至王前。

登升也。

進前也。

江氏訓。造為建。

讀勿為

雜帛為物之物。

轉褻為率。

謂州里之長。

建物致民。

率之以來。

古書家無此說。

似失諸鑿。

此第一章

第一節。

敘發命緣起。

曰。明聽朕言。

無荒失朕命。

釋曰此誠眾使聽誥荒矣荒廢失墜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箋云感漢石經作高。**釋曰**嗚呼歎辭。古當作於戲。

后君也。前后先王也。承受也。保安也。江氏讀承保絕句云。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則此承保二字當聯讀。孫氏云。承保猶易言容保民也。案承有奉義。承保謂奉持而愛護之。下文云奉畜汝眾是也。后胥感鮮。胥猶皆也。感如多方感言于民之感。憂也。鮮如無逸惠鮮鰥寡之鮮。善也。浮過也。言

昔我先后無不惟民之容保。常奉持而愛護之。民有災厄。后皆憂念而善處之。以不過于天時。謂助天救民。使不失時而遭禍也。無逸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承保猶懷保也。感鮮猶惠鮮也。今文感作高。江氏云。胥。相也。詩云。韋來胥宇。高。或為感。今文為高。小山別大山曰鮮。詩云。度其鮮原。鮮。屬上讀。言前后相度高山之處而徙居之。下篇所謂適于山也。浮過也。既相地之宜。又審天之時。當遷則遷。不過于天時也。案江申。今文義甚精。此處今古文字異義。猶心腹腎腸為優賢揚師說各異。不能強合。

也。此第二節。言先王愛民之深。防患之預。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殷者將遷于殷先正其號名。疏箋云懷安俾使喜

樂康安也。詁釋曰大虐猶大災言殷家往時天降

大災。是時先王不安其所始居。視民所利則遷之作始也。汝曷不念我古后之舊聞乎。承保汝教使

汝。惟求避害就利。與汝共喜樂安居。所以遷者為此故。非為汝有罪咎比于放流之罰也。舊家以承

汝俾汝三句。為盤庚自言遷都之意。據下云予若

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則此當屬古后之聞。汝者
據古后對民言也。此第三節言先王遷都為利
民故。或曰古后猶言先君。謂陽甲古后之聞。謂所
聞于先君者。即上篇誥辭也。承汝俾汝惟喜康共。
即所謂永命于新邑各長于厥居也。下云丕從厥
志。大從古后之志。盤庚之遷。成陽甲之功也。或然。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
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箋云若順懷來。

釋試用也。

說文

漢石經汝遷作爾

遷邦作國。**釋曰**若順也。猶善也。籲呼也。若籲以善。

言呼召。所謂話也。亦亦先王也。先王遷邦為利民。
故予順呼汝來茲新邑。亦惟汝故。以大從其共喜。
康之志。非以人從欲也。蘇氏說曰。古之所謂從眾
者。非從其口之所樂。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
者。夫趨利而避害。捨危而就安。民心同然也。殷亳
之遷。實斯民所利。特其一時為浮言搖動。怨咨不
樂。使其即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其心。則固其所
大欲者矣。案此說甚是。大學云。民之所好好之。民
之所惡惡之。謂人情大共之好惡。如人情好生而
惡殺。則行仁而去暴。人情好富而惡貧。則損上而

益下。人莫不愛其父母。則使之仰足以事。人莫不
愛其妻子。則使之俯足以畜。此之謂與民同好惡。
夫豈末俗志淫好僻。亦從而好之。小人惡直醜正。
亦從而惡之哉。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傳釋之曰。
善鈞從衆。此治天下臨民之權衡。所謂不從厥志
者也。若籲來茲。正為利民故。今我將用事。以汝遷
安定厥國。國安定則民喜康矣。爾作汝邦作國。今
古文各從其壁藏本。蓋古無刻本。繕寫往往異字。
要其大義同耳。孔壁古文孔子所書。當奉為正。
此第四節。言我今遷都亦為民故。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威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

箋云威皆

釋

宣顯

詩淇奥釋文引韓詩

欽敬

釋

忱誠

說文部

窮也

釋

石經汝不作。今女不

釋曰

江氏云。朕心之攸

困。為故都不可居也。遷都勞事。豈樂於勞民哉。

特苦於國邑圯毀。不得不遷爾。宣顯白也。言汝不

以我心之所困為憂。乃皆大不顯白其心。敬念以

誠感動我。爾惟自取窮苦。案朕心之所困。謂今民

有蕩析離居者。及他日河決不測之患也。我欲遷都

本為安汝。汝不諒我心。乃匿情。不以誠動我。爾惟自

取窮苦貽後患耳。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
即上篇所謂惟汝含德不惕於一人也。曰欽曰誠。
敬聖學之要。而盤庚為凡民言之。蓋古者學無精
粗。心德皆著於行事。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自天
子至于庶人。一也。汝不上有今字。文稍詳略。無關
大義。

若乘舟。汝弗濟。具厥載。

箋云濟渡也。

釋月令冬其具朽。

釋曰此因將渡而

以乘舟喻。江氏云。譬如乘舟。不渡則朽。敗其所載。

各其不與己同心。自取陷溺也。案具者朽之借。

爾忱不屬。惟肯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箋云屬連也。

說文猶注也。

禮注馬氏曰屬獨也。

釋文

廣雅

沈沒

稽考也

釋文

瘳疾病愈也。

說文石經稽作迪。

怒作怨。

釋曰

馬訓屬為獨者。屬獨皆从蜀聲。獨猶

專也。言汝衷誠不連。屬專注於我。則惑於浮言。阻

撓遠猷。惟相與以沈溺。自貽伊戚而已。不其有考

于先王之事。災至而自怒。如病已將死。何能瘳乎。

今文稽作迪。怒作怨。江氏云。連道。怨恚也。爾衷誠

不連。屬于我。同謀共濟。既臭厥載。惟相與沈溺。不

其有生道矣。雖自怨恚。何瘳乎。案沈即上篇恐沈

瘳

于眾之沈。謂沈溺於禍也。自怒曷瘳。所謂悔身何及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箋云石經誕作永。**釋曰**江氏云。汝不謀慮長久以

思乃沈溺之災。是汝大勸憂也。勸憂猶左傳兆憂。

開憂兆也。兆憂則憂必及之。有今罔後。言死亡無

日矣。汝何得生在地上乎。案今文誕作永者。言汝

不思乃災。遲久不進。是長勸引憂患之至耳。今吉

辭也。有今祇有今日也。罔後更無後日也。今既事勢有

今既事勢有
則而復遷延。

其將有今日無後日矣。汝何獨生在地上乎。或曰。古謂天

謂不復能續命于天也。聖人舉事必為久遠計。因

下事誤於但顧目前不圖後日大患者。可勝道哉。

此第五節。極言民不與上同心。胥臣以生之害。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箋云。倚一作踦。玉篇引書。恐人踦乃身。迂乃心。踦

曲。迂避也。足釋曰。誠也。即上所謂欽念以誠忱。

起發動之意。穢當作藏。敗藏也。臭惡臭也。倚者持

之借。說文。偏引也。迂迂回也。言今我命汝誠一其

心志。無聽浮言。以自離于惡。如發穢物以自染。惡

臭汝向之忱不屬。非必汝本心。恐人牽制汝身。回邪汝心耳。孫氏云。起穢自臭。喻浮言之不可鄉適也。恐人之持引汝身。迂回汝心。言牽掣誘引之。使不得自由也。玉篇引倚作跂者。亦偏曲之意。避當為辟。言迂迴邪辟也。

予迂績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

箋云迂舊作御。御讀為訝。士昏注訝迎也。續繼也。詰

高養也。鄭易小**釋曰**迂俗字。當作訝。顏師古匡謬

正俗引此經作御。古御訝字通。此經唐初猶作御。音訝。或作訝。後改為迂。江氏云。我之以爾遷。將迎。

續汝命于天也。我豈曾汝以威乎。用奉養汝眾民而已。案予廷續乃命于天。即上篇所云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也。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即予亦燠謀作乃逸之意。此第六節。命民專一從遷。以永命于新邑。以上第一章。殷勤反覆以遷與不遷之利害曉民。如慈父母勸譬愚蠢之子。所謂話民之弗率也。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箋云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禮樂記鄭氏

說聖人之精氣謂之神。孝進懷安。崇重也。釋石經

不克作不克。崇作知。釋曰神后高后皆謂湯神本

天神之稱。聖人德能配天。故曰神曰爾先。謂勤勞

爾先。詩敬之云。佛時仔肩。傳云。仔肩。克也。互訓之。

則克亦謂仔肩。猶負荷也。然猶如是也。言我念先

神后之勤勞爾先人。爾等皆其子孫也。予故大負

荷進爾于樂土。以安汝。如是。若失于政而怠惰遷

延久淹於茲。不為爾等禦災捍患。是上慢而殘下。

高后大乃重降罪疾。責我虐民矣。卷或當讀為佚。

謂急佚也。陳同塵。久也。不乃。蓋古語有然。將言乃

而大其詞。故曰丕乃。民皆高后所遺。故自高后稱之曰朕民。猶上文以古后對民言曰承汝俾汝也。今文不作克不克。江氏依不字為訓。讀一字為句。之亦讀為不訓丕乃為母乃云。我思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遷都遠害。我不能進汝于樂土。以安汝。夫然。是我失于政。而陳久于此也。我高后母乃重降罪疾于我。呼問我曰。何為虐我民。而不使安其所乎。崇為知者言。高后在天之靈知之而降罰也。此第二章第二節。言不急救民生。則是失政虐民。高后必降之罰。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獻同心。先后丕降與汝。

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

罔能迪。

箋云。猷。謀。比。輔也。下順從也。傳。彖。乘。差也。武也。

釋。武也。周語。曰。生生。言相生不已也。上篇云。胥

匡以生。上文云。何生在上。後云。往哉。生生。下篇云。

敢恭生生。又云。生生自庸。盤庚之遷。主為救民生。

蓋天地之大德曰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

以遂其生。百官有司。以及萬民。合敬同愛。各竭

其聰明才力。以相生相養相保。興利除害。去危就

安。而乾大生坤廣生之德。發育無窮。是謂生生。人

之為道。不能離人。而獨自生。必與人以相生。相生乃

以自生。故都不可居。而謀徙。則人皆出死入生。若阻撓不行。則不顧大眾之生。以自害其生。是謂不生生。汝萬民二句。當一起讀。言汝萬民乃不以生生之道。與予一人計謀同心。則先后亦大降汝罪疾。訶責汝曰。何不與我幼孫順從相輔。而故有爽德乎。凡無心謂之誤。有意謂之過。初為浮言所動。而咨胥怨。是誤也。若懇誠告之。而又弗率。是過也。過有羞忒之德。以自害其生。并以害人之生。則先后在天之靈。自上其罰。汝無能有解免之道矣。

迪道也。道猶言也行也。汝自絕其生。無言以自解免。亦無路可行矣。孫氏云陽甲為長故曰幼。江氏云幼孫盤庚道先王謂已也。此第二節言民不從君以共濟其生。則高后亦必降之罰。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箋云畜養也。鄭注禮鄭說畜謂順于德教。祭統戕

殘也。注梓材傷也。鄭注在察也。釋漢石經戕作近。綏

安也。註釋曰江氏云先后既勞汝之祖若父與共

遷都。汝當效法汝祖若父共為我順從教令之民。

從我遷殷矣。汝之梗。今是何心哉。汝若有所殘害。則先后洞察。汝心恐有誅罰也。石經戕作近者。孫氏云有。近則在乃心。則法也。汝當近法。乃祖父案近法。乃祖父。汝心豈不知之。而故為是。喪德必為汝祖父所棄。然語意太轉折。竊疑近者。戕之誤。折者。戕之借。今古文本無異義。或可者。則當為誤。然必先則折。者。戕之借。字義者借。言汝有戕賊惡德。在乃心也。經安也。謂撫慰之斷絕也。既勞乃祖乃父。即上文云勞爾先亦即上篇云胥及逸勤。此篇雖主詰民。亦對羣臣言之。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胥及逸勤。臣民一也。言民即所奉畜之眾。言先后既勞汝祖若父。汝皆為我

畜養之民。惟恐傷汝。汝若有傷敗。則在汝心不圖
生生自誕。勸憂我先后。見汝如此。哀如汝祖父有
子孫不肖而撫慰之。汝祖父亦惡汝之不忠不孝。
乃絕棄汝不救。乃死。言自絕於祖父。則祖父以義
斷恩亦必絕之矣。此推人道以度鬼神之心。理有
必然者。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
后。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箋云。說文曰。貝。共置也。从𠂔。从貝省。部見海介蟲也。

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貝部乃

父唐石經作先父我高一作乃祖乃父釋文朕孫唐

石經作朕子孫。崇降弗祥。漢石經作興降丕永。釋

曰。上言民有惡德在心者。先后既降之罰罪疾。其

祖若父亦斷棄之。非直此也。今茲予有亂政之臣

同在列位。不顧民生利害。惟貪貨賄。共置貝玉。黷

冒無厭。以致民俗貪奢。度當時在朝之臣。必有以

遷都可阻。搖惑豪民。不欲遷者。以鈎引其賄賂。是

則黷貨誤國。誣民之甚者。其罪上通於天。其祖父

乃告高后。當加之不刑。導高后重降殃禍。以大罰

之。推其先人公忠忘私之心如此。以儆動感發臣民

之良心也。江氏讀丕乃為不乃。云弗祥殃禍也。刑
罰罪也。爾祖若父惡子孫之貪。不乃告我高后曰。
為大罰于我子孫乎。既啓迪我高后。不乃重降之
殃禍乎。案崇為興者義大同。丕永當為不永。祥從
羊聲與義近。詩江之永矣。或作義。音理通。不永所
謂天之斷命。不祥之甚者。我高后一作乃祖乃父。
或以為今文如此無確證。要不如古文馬鄭本之
文從字順耳。此第三節言民不君與共圖生生。
戕賊姦利者。非惟先后降之罰。其祖父且導先后
罰之。以上第二章言已遷都。主為民生。其心可

質諸高后。亦可質諸臣民之先人。所謂誕告用亶也。或曰如經所言。不殆_於不徵於人而徵於鬼乎。曰否不然。此正徵於人也。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因人愛親敬親之心而教以愛人敬人。極之於天下之人無不愛無不敬。則自天子至於庶人各保其祖父所傳之天下。國家身體髮膚。天下世世太平。相生相養相保。而爭奪相殺之禍無由起。故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孝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言不敢忘父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

必不果。是以事君必忠。莅官必敬。治民必仁。臨財
必義。任事必勇。使人人不忘其親。則善無不為。惡
無不去。此先王順天下之至德要道。此篇所言。開
誠心以治萬民。臨之以高后。質之以乃祖乃父。明
己不敢怠逸。力任安民之重。以冀不負高后。並以
不負臣民之先人。臣民聞此言。當知己愛民之出
於至誠。皆同此心。以謀生生矣。其所推先后及乃
祖乃父之意。皆事理之必然。人道即神道也。鬼神
之理微而著。詳孝經學感應章及易箋釋中庸

通義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疏箋云漢石經

嗚呼。作於戲。分作比。設作俞。恤憂也。俞合也。釋

曰。上言誡告既畢。乃總勸戒臣民而敕以往還。歎

言嗚呼。今我告汝之言。避害就利。不易之道。汝當

永敬念大憂。以圖共濟。無相遠離。心離德。汝為分

任謀慮。以相從。各設中正之道於乃心。不易者。若

射之有志。審度既定。必當發也。大恤者。遷都為民

命。國命所關。至艱大。可憂也。永敬者。長敬以奉之。

如臨深淵。惟恐失墜。念茲在茲也。惟敬能濟恤。故
召誥云。無疆惟恤。曷其柰何弗敬。與此義同。能敬
則堅貞无咎。勿恤其孚矣。無胥絕遠者。舉大事必
同心協力。其在周易。天與水違行。訟。訟不親也。其
辭曰。不利涉大川。天與火同人。同。合親也。其辭曰。
利涉大川。故盤庚遷都。其難其慎。必使利害昭著
於衆。臣民咸孚其誠。然後行之。猷念。謂謀慮。分猷
念。以相從。為天子分謀慮。以相從事也。中者。事理
當然之極。無偏無頗。無過無不及。此人心自然之
節度。敬則私見化而正理明。是謂設中于乃心。今

文分作比設作俞者。江氏云比附其謀猷念慮以相從。各合中正于汝心。大義同。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易尚時中。堯舜禹以執中相傳。孟子云湯執中。詩言湯之德曰聖敬日躋。敬所以固執中。其書缺有閒。中字始見於此。真實訓也。此第三章第一節。勸臣民敬其事。下篇所謂篤敬共承民命也。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剿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箋云左傳服氏說顛殞也。越墜也。顛越無道則割

絕無遺也。史記吳世恭慈也。心部剿。剿字斷也。

廣雅珍滅育長俾使也釋春秋傳作其有顛越不

共則剽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史遷作有顛

越不恭剽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新邑

伍子胥列傳釋曰上云永敬大恤若反是而有不善不

道隕越不恭詐邪作姦包藏禍心以敗國殄民我

乃斷絕滅之無有遺留長育無使其惡種變易延染

于茲新邑左傳所謂除惡莫如盡也哀十一年引傳

此文較經文為簡蓋約文江氏以傳所無者皆偽

孔所增段氏駁之且據史記有滅之二字證今本

本非偽其說至確自此以上皆殷勤勸勉此獨嚴

辭申令者。作大事動大衆。非恩威並濟不可。況胥動浮言之後。或仍有奸臣乘機煽亂。又烏可不大為之防乎。暫遇姦宄。孫氏據王氏引之。讀暫為漸訓。詐遇為偶。訓邪。逆之。今從此第二節。為不赦不忠者戒。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箋云石經建乃家下。空一字。即書盤庚既三字。釋

曰江氏云。往哉。其生生于新邑哉。今我將用以爾遷。則長久建立汝家矣。此第三節。敕民往遷。以保其生。立其家。此第三章。總上文之義。而勸戒

以敕之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十一終